

天天读书

早上醒来就想,今天该读书了。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好好读过书了。今天我要从大早上开始读,读一整天书。

书是我的寄托。自打认字时起,我就喜欢上了读书。起初是什么书都读,凡是有文字的东西在我眼里都是书,画册是书,杂志是书,报纸是书,黑板报是书,甚至莫名其妙的地方刻写的莫名其妙的几个字,在我眼里也是书。这种混乱不堪的意识当然早就改正了,不过读大学时看到课桌上歪歪扭扭的或表白或宣泄的句子,旅游时看到“某某到此一游”的涂鸦,或者某人用脚、用树枝、用石子在地上划拉的笔画,还是让我觉得富有深意。

多少有点所谓的思想以后,我知道人生就是一本大书,能把这本书读好读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一生漫长而短暂。幼年时,我们盼望快快长大,就像听故事和看小说时,我们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答案,可这怎么可能?看小说可以直接翻看最后一页,人生却不可以,若是可以,只能意味着出生的那一刻也是死亡;成年后,我们希望时间过得慢一些再慢一些,书翻得慢一些再慢一些,每个字都用心揣摩,每个句子都反复解读,每个段落都颠来倒去地来回折腾。可是,时间的水流自有它的速度,它舒缓时,我们无法推动它;它迅疾的时候,我们又无法阻挡。这样说来,所谓漫长和短暂,都是我们的心理状态罢了。

快也罢慢也好,人生毕竟是有限的几十年。我们家祖上都比较长寿,活到八十是很普遍的事情。比如我已故的祖父,85岁时还能跨上“二八”自行车,到镇上的小店喝点小酒,心满意足了,再推着车优雅地返回;89岁那年,他实在是老了,就像转动太久的机器,牙齿一类的零件完好无损,耳朵一类的零件锈迹斑斑,最要命的是心脏,实在是累了,于是那么一天,突然就停止了跳跃。我对寿命的要求不是很高,不好锻炼,不过自我感觉还算不错,在心底里偷偷盘算着,应该能活到94岁吧,比祖父多活那么几年。

长寿固然是好事,但活一天就得读一天书。读书是我的天职。有这种认识有很多年了,有时这天职完成得不错,有时却也丢三落四,有些漫不经心。每每我也会自我安慰,总不能天天读书吧,可闲闲不过三五天,自责就会涌上心头,似乎读书的历史性重任就压在自己肩上。读书是为自己读,也是为历史而读,自己少读一两本书,历史就缺少了几页,历史的厚度就打了折扣。这样一想,就快马加鞭。

书有很多种,不同时期读不同类型的书。过去二十年来,由于专业的缘故,哲学类的理论书籍读得多些,偶然拿起一本小说,有趣是有趣,可读过之后,总觉得不过瘾,味道不够,深度不够。读三五天小说,反倒觉得自己浅薄起来,继而惊慌失措。总读哲学书呢,又觉得累,觉得憋屈,不由得暗自牢骚:你说说看,为什么有那么几个人、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喜欢思考这些问题,提出这样一些概念,这不是散散和我们过不去吗?这实在是唯恐我们活得清闲啊。

牢骚也要,愤愤不平也好,哲学书已经读习惯了。这学期的主要任务,是读一本哲学书。书的名字我就不说了,知道的人我不说也知道,不知道的人我说了也还是不知道。读这本书很偶然,原本是想过几年再读,可是,有国外的朋友把书送到我手上了,焉能不读?那就读吧,高高兴兴地读,快快乐乐地读,老老实实地读。读书一定要认真,读哲学书尤其如此。这本书我得读一辈子,至少,得始终摆在案头。

每天有很多事情,需要读的书很多,有些书明明知道它写得不是很好,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得不读,以至于拖累了该读的必读的书。这学期想读,必读又该读的这本,是大书,厚重,我每周顶多只有一个半天用来读它,再就是忙里偷闲、急急忙忙地浏览那么几句。我们都知道,哲学书不但不文学,得静下心来读,首先得进入语境,进入状态。所以很多时候,只是远远地打量着书的封面,甚至只是在心里想想它,反倒更显得虔诚和尊重。

今天还好,摒弃俗务,居家读书,读得头昏脑涨,读得“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阅读经典

今天我们谈谈怎么读书。读书似乎是在再简单不过的事情了。识了字就会读书,不认识的字可以查字典嘛。每每女儿读书时不认识某个字,就喊我过去,我不耐烦地说,自己查字典。女儿无奈,只好接受我的建议,自己动手解决问题。其实,我比女儿还懒惰,自高中毕业后,不认识的字就永远不认识了,读书时偶尔遇到陌生的字,就径直跳过,没有任何犹豫。不认识就不认识吧,我总不能什么都认识啊,是吧?我会给自己找理由。上课时用到某个自己不会念的字,我就说,就是那个什么什么字,我也不知道怎么读。这么说话,我一点也不脸红,很坦然很无辜的样子。大多时候,学生会告诉我那个字的读音,我有时记住了,有时又忘掉了。

读书首先要识字,其次要懂得词的意思,再次要懂得每个句子的含义,最后就是要懂得一篇文章一本书的总体思想了。注意,我说的是总体思想,而非中心思想。以前上语文课,重要任务就是把握中心思想。我一开始不以为什么。为什么要把握中心思想啊?难道中心就是一切吗?为什么不关心不是中心的那些思想?再说了,什么是中心什么不是中心由谁说了算啊?把握中心思想这个追求的最大问题,用后现代主义的术语来说,就在于它的中心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它以中心压抑了边缘,而所谓的中心,其实也不过是一种构造而已。它把历史的、政

灯下漫笔

读书随想四题

张立波



治的构造视作自然而然、天经地义的东西,结果便是自我遮蔽,遮蔽了“中心思想”中隐含的权力与利益。这样的中心一经确立,就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希望一劳永逸地占据中心的位置,这怎么可以呢?还有,即使中心真是那么重要,那也不能忽视边缘啊?!没有边缘的枝叶和枝节,中心岂不显得光秃秃的?没有边缘的陪衬,何来中心的耀眼?这样说来,边缘至少和中心一样重要,需要把握的是总体而非中心。

不过话说回来,也不必这么后现代。朴实地说,语文课的学习,是为了培养学生概括和总结的能力。这绝对是要的。尽管我对老师概括的,或者说教师参考用书概括的中心思想不以为意,但对概括这个工作还是很赞成的,用心揣摩,受益颇多。这对我后来阅读各种图书时迅速抓住核心议题、基本命题、关键词一类的东西,培育了良好的基础。不过,大多数时候,读小说我关注的是情节以及情节的链条,读诗歌我刻意地体会意象、情绪和它营造的天荒地老、沧海桑田,或者小鸟在空中划过留下的痕迹,读散文更多的是追随它自由而散漫的步伐,那步伐或轻或重,或者青春的冲动,或者年老的回味。如果说有中心的话,那么中心从来都不曾集聚在某一点上,中心就是一切,就是全部。它在文本的所有字句中体现出来,无论何时何处,只要你稍加注意,就会注意到中心的苗头,它猛然露出笑脸,或者伸出小手,然后又迅速地隐身,稍纵即逝。

古人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用在读书上,读得多了,自己就会读了,拿起一本书随意翻看几眼,就能大致判断出它的内容、风格和品位。优秀的作品具有同样的品位。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就在于它的品位。常读常新,每次阅读都有新感觉,这就是经典的品位。经典的含义是永远也无法完全把握的,没有谁可以,没有哪个时代可以,没有哪种方法可以。对经典的解读与诠释无论怎么样的深刻与考究,都只不过是附着于它之上的寄生虫而已。它只能在经典广袤的大地上寻找到一点借以存身和过活的能源。大地就是大地,它不惧任何的寄生虫。这样说来,那种懶得阅读经典,指望借助这本或那本解读、导读来迅速把握经典的想法,是何等的可笑和荒唐!这时,你汲取的只是寄生虫的营养而已。

那些以解读和导读为生的人不要生气。对新人来说,解读和导读类的文章值得一读,它告诉人们前人是怎么看待经典的,有哪些不同的观点,还有,前人是如何读出这些东西的?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读后感?合格的导读应该提示这些问题。至于合格的解读,应该梳理出基本的问题、议题、命题,主要的角色、形象、情节,等等。导读的工作在于打开经典的窗子,解读的工作在于引申出一条路来。这些都有积极的、毋庸否认的价值。导读看过了,解读读完了,对经典的接近则有待开始。阅读经典,体会经典,作出自己的导读和解读,让自己也做一个回寄生虫,这样,才算是真正读书了。

读书,这本或者那本

早就想和你谈谈那本书了。我知道你读过。遗憾的是,总没有机会,大家都很忙,各有各的目的地,凑在一起不容易。偶尔匆匆忙忙地遇到,闲言碎语几句,就又各自上路了。我一直希望能和你交换看法。还好,那天电话里不知怎么的,就说起这本书了。你说起初打算好好读,也认真地读了前言,前所未有的感动。只是你有太多的事情做,这本书在你的专业之外,尽管你喜欢它的风格,觉得读书就应该读这样的书,你相信会从中获取巨大的收益,可它毕竟不是你的专业。就像曾经有个电视节目,主持人让嘉宾选择一本书,带到荒岛上去,只能带一本。你犹豫了,最终,还是没有选择你最喜欢的

那本。毕竟,它不属于你的专业。在这个专业化的时代,还是要把专业做好。想想看,荒岛有荒岛的荒凉,却也有都市里难得的清静,带本专业书过去,待那么一周或者一个月、一年,细细琢磨,将会有多么大的收获啊。就这样,那本书你只是读了前言,就放下了,想再拿起却已艰难,不是没有理由,就是没有时间。甚至,你还担心它破坏你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专业兴趣。想想也是,这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书,太多太多的书,你永远没有机会听说,有那么一些书你可能听说过,你触摸过封面的书极为有限,你所能打开目录的书更是微乎其微,能把前言细细地读过,已经是很幸运的了。

你问我读过那本书没有。没有,我只是听说过有这么一本书。好像是十多年前出版的,书店里早已看不到了。学校图书馆有没有,我不清楚,或许有吧。你知道,研究生毕业后,我几乎不去图书馆。我不习惯在图书馆看书,也不习惯借阅图书馆的书。觉得有必要看某本书时,首先想到的是去书店;书店里没有,就考虑网上书店;实在没有办法又很想读,就让学生去图书馆复印一本。

大概是两年前吧,我告诉你我读过那本书。你很诧异。我怎么会去读那样的书?不只是浪费时间,更重要的是败坏胃口。你对我的鉴赏趣味和能力产生怀疑。我说不能总是读经典名作吧。有一些时候,我就是想读一本无聊透顶的书,明明知道它无聊无趣,荒唐可笑,可还是忍不住去读。或许是读经典读累了,或许是想恶作剧,或许是想自我嘲弄一番,总之,我的确是读了。保不准以后还会读什么无聊的东西。你对我很失望。我怎么可以那样呢?对自己不负责任。时间是有限的,心情是不能随便破坏的,品位是应当保持高雅的。你说与没说的道理我都明白,你却不明白我为何要读无聊之作。于是,距离就产生了,隔阂就出现了。直到那天电话,你才多少有些释然。我无意做圣人,不可能总读圣贤之书,我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凡人所拥有的我都拥有。你希望人世间有至真至善至美,我也希望,你希望我能展示,我却无能为力。美好是我们都向往的,然而,我们不可能“美好”地活下去。

曾经读过的书,有几本有用,几本有益,几本有趣?我实在回答不上来。所以,我常常建议你你应该读这本书,应该看那本书,你究竟读没读,我很少问。读了如何,不读又如何?读书毕竟是一件专业化的事,情绪化的事。因为专业,自有专业的威逼利诱;因为情绪,自有内心的波动起伏。旁人的建议只能是建议而已,不会有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一起读书,在今天是很容易的事,技术上没有任何难度。不需要坐在同一个教室或者图书馆里,不需要同看一本纸质书。在互联网上,即使各自处在遥远的地方,打开电子书库,就可以同时阅读。若能一起把那本书读完,自然是很不错的成就。坚持下去很不容易。那本书其实很薄,就那么薄薄的一个册子,里面的字都很简单,意思也浅显,就像中国古代的经典,什么人都能读,什么人都都能体会,但究竟懂了几分,能不能贯彻在自己的一生中,却不是那么简单轻巧的事。

人生说到底就是一本而已。

封面

一本书最先吸引我们的,自然是封面。还有底色、图案、书名、作者的名字,以及其他的信息。一些时候,我会久久地摩挲着封面,凝视着它,舍不得拆开,也不敢拆开。从时间上说,是作者先写就一些文字,然后才有书。书和封面同时生成。从读者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否在意,总是先看到封面,再看到里面的文字。这样,封面有意无意的暗示与指引不可小觑。封面带给读者太多的触动、太多的联想,这些触动和联想往往制约了文字的意义和方向。

五月的一次电话里,父亲为封面设计,足足对我埋怨了一阵。当然,不是埋怨我,是埋怨他长期期待的那个画家。画家在晋南小城有些名气,业余从事书籍的装帧设计。他提供给父亲的第一个封面,很是简单,就是以某一种纯颜色为底,并且说,这是目前最时尚的风格。父亲说,我不懂时尚。画家说,我只会时尚。父亲说,哪怕有片树叶也好。画家说,那你自己添加吧。父亲说,我是会画画,可这是让你来设计啊。听父亲转述这些对话,我不禁笑了。

在读书的过程中,我有时会回到封面上来。书中文字的读解会影响到对封面的感觉,再度面对封面,也会对刚刚读过的文字有别样的感受。文字和封面相辅相成。一些时候,优秀的文字可能掩饰封面的不足,读者沉浸在文字造就的氛围中,以至于淡忘了封面。一些时候,我们也会为封面和文字的背离感到悲哀,越是为文字感动,就是对封面不满,或者,越是对文字生气,就越是为封面喊冤。

一本喜爱的书读过之后,反过来倒过去,颠三倒四,随意翻开一页,都是那样的自如,那样的亲切。一本书就是一个整体,封面、扉页、封三、封底,书名、目录、字体、行距,所有的一切汇聚在一起,构成了那本书,其中任何一项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我们对书的印象。

对一本书的爱,最终会回到封面上来。一本书认真地读过三遍、五遍之后,可能很难再一字一句地从头读到尾。很多时候,我们只是一次又一次地凝视着封面,然后径直翻到书中的某一页,然后再回到封面上来。或者,隔三岔五会想到它,不一定为了阅读,只是想起它,就会有特别的感动,特别的满足。

很多年后,书中的具体内容或许模糊不清,但对封面的记忆却依然栩栩如生。它是永恒的图像。

百姓记事

老师的背影

朱海斌

得知王卫东老师离世的消息,我深感悲痛。我与王卫东老师相见已多年,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那年秋天,我踏入运城北郊小学的校园。正是满怀憧憬的日子,我作为新生,对一切都感到新奇,而王老师,就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那一抹色彩。

王老师是北京人,1968年作为知青来到临猗县插队,1976年,28岁的他来到我们学校教书。他身高一米八,性格开朗,总是用他那倾斜45°的腰和我们亲切交流。他讲课时腰微微驼着,满口的北京腔,浓眉大眼,架着一副黑色边的近视镜,穿着深蓝色的中山装。他习惯抽烟,上下班总是骑着那辆凤凰牌28型号的自行车。

上课时,王老师总是充满激情,他的声音洪亮而有力,每一个知识点都讲解得清晰透彻。他不时地在黑板上挥动粉笔,留下一行行整齐的板书,仿佛是在用他的行动

告诉我们,学习是一件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他的腰微微倾斜,那是他对教育的尊重和对学生的关怀。

课间休息时,王老师的的身影总是出现在孩子们中间。他喜欢和我们聊天,分享他的故事,或是解答我们的疑惑。他的腰微微倾斜,仿佛是为了更好地和我们这些孩子交流。他的声音总是那么温和,带着北京腔的普通话,听起来格外亲切。他的眼镜后面,是一双充满智慧的眼睛,总是能洞察我们这些孩子的心思。

一次,我面朝讲台,其实眼睛睁不开了,忽然觉得有只温暖的手抚摸我的头,原来我在课上打盹不小心把书弄到地上。那时,王老师在讲台下颌读,他没有责备我,只是轻轻地捡起书,放回我的桌上,然后继续他的领读。那一瞬间,我感到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关怀和理解,那是王老师对学生的深深的爱护。

我最难忘的是王老师骑着自行车的背影。无论是在春日的暖阳下,还是夏日的暴雨泥泞中,抑或是在秋风的萧瑟和冬雪的飘洒下,他总是骑着那辆凤凰牌自行车,车篮里装着教案和学生的作业。夕阳下,他的背影被拉得很长,那是一个有责任和担当的背影,是一种教育者的执着和坚守。

岁月匆匆,我从初中升入高中,王老师一直是我的老师,直到1980年。那些年,他的背影,成为我记忆中最深刻的画面。他的背影,不仅仅是一个教育者的形象,更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如今,我已耳顺之年,而王老师的背影,依然清晰地印在我的心中。每当我回想起那些日子,心中总是充满了感激和敬意。王老师的背影,是我成长路上的一盏灯,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也温暖了我的心房。

王老师,您的背影,是我永远的记忆。

金秋(外一首)

王琮皓

呼,呼,呼
金黄的树叶缓缓飘落
落在了泥土上
又浸在了泥土里
小草也没了往日的精气神儿
悄悄地将头缩在了泥土中
躲避秋风的锋芒

我走在大道上
道旁的金落叶装饰了世界
也装饰了我的心房
伸出藏在衣中的五指
遮盖了飘落的白杨叶
却难压渐升的思念

北山的金风扑面而来
掺杂着乡曲的旋律
我回望着金风
用我一人的歌唱
那歌声渐传渐高
恍惚间,我意识到
这不是我一人的独唱
是游子的共鸣

呼,呼,呼……

青春的回忆

柔和的阳光透过窗户折射七彩
你的瞳孔透过光线映衬着我
嘴角泛起的微笑
如同绽放的花蕊
让我心中泛起涟漪

姑娘,你可知
艳丽花海不及你
柔长细柳不及你
璀璨银河不及你
我们相识在那个秋冬之交
内心的炽热暖化了周围的凛冽
手心的温度渲染了周边的万物

姑娘,你可知
那清澈无邪的双眸让我难以忘怀
理想中同淋雪共白头
让我们彼此心灵相通

最美的邂逅
莫过于在最美年华遇见最美的你
最美的回忆
莫过于在纯真岁月遇见纯真的你
……



刘安

鹤雀楼

盛世华诞(中国画)

刘安作

十月
苹果红了
红星富士
散发出香甜的味
泛着诱人的光泽

关于苹果
我想起了很多
在中国
1948年秋
锦州的一棵树苹果
行军疲惫的解放军战士
又饥又渴
却没摘一个

1952年秋
上甘岭
数万个补给苹果
冒着枪林弹雨
冲进一个
志愿军防空洞里
几经周转
最后还剩大半个

1961年秋
庐山观音桥旁
放牛娃小桂花大口吃着

周总理送给的苹果
又大又红又干净
那是全世界
最香甜的一个

小时候
我多么眼馋苹果
总是眼巴巴地看着
奶奶的旧板箱
因为那里
可能藏着一两个
奶奶舍不得吃
总是分给她的孙儿
一人一牙儿
分享美味的快乐
爸爸从外地回来
有时也带几个苹果
坐在炕沿边
用小刀去皮
娴熟的动作
让果皮完整 而且

弯弯曲曲
一圈圈地垂落
我的眼里
充满了惊愕

在异域
想着想着
恍惚间
站在了多年前
老家的那片苹果园
一半儿是春景
粉白淡绿的海洋中
蜜蜂嗡嗡叫
爸爸在劳作
一半儿是秋色
红星富士压枝头
流光溢彩红胜火
树下
采摘转运忙穿梭
突然想到八个字
苹果 苹果
平安 中国

苹果红了

王逸群

教育家约翰·洛克说
儿童不妨多吃点苹果

最昂贵的“苹果”
是2007年
被乔布斯
咬了一口的那一个

琳琅满目的水果
我偏爱苹果

在故乡
想着想着
恍惚间
站在了多年前
老家的那片苹果园
一半儿是春景
粉白淡绿的海洋中
蜜蜂嗡嗡叫
爸爸在劳作
一半儿是秋色
红星富士压枝头
流光溢彩红胜火
树下
采摘转运忙穿梭
突然想到八个字
苹果 苹果
平安 中国